

書は  
りた。世紀外國文學丛  
馬驛

20

# 雪国

[日本] 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译  
唐月梅

外国文学出版社

# 雪国

[日本] 川端康成著

吐渭渠译

唐月梅藏

書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0301

据《川端康成全集》新潮社 1980 年版翻译

Hideko Kawabata 1980 Printed in Jap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国/(日)川端康成著;叶渭渠,唐月梅译. -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8.10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53-4

I . 雪… II . ①川… ②叶… ③唐 III .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924 号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0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1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8.50 元

## 前　　言

过去,对中国读者来说,川端康成(1899—1972)这个名字也许是陌生的。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很少评介他的作品。近几年来,随着他的小说《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名人》以及散文《我在美丽的日本》等代表作的翻译出版,川端康成已经为人所熟悉了。

川端康成生于大阪市一个开业医生的家庭。幼年时,父母、姐姐和祖母相继亡故,十四岁上,与他相依为命的祖父也溘然长逝,给他终生留下了创伤。而未婚妻的解除婚约,生活的漂泊无着,更给他增添了新的苦闷与忧郁,使他养成了感伤和孤独的性格。

一九二四年,川端大学毕业后,进入文坛,同横光利一等青年作家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发起新感觉派运动,他出版小小说选集《感情的装饰》,表现了新感觉派的特色。新感觉派夭折后,川端开始探索一条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同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相结合的创作道路。一九二六年发表成名作《伊豆的舞女》,从而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

一九三三年,他同武田麟太郎等人创办《文学界》杂志,先后发表《禽兽》、《花的圆舞曲》等中短篇小说。尤其是《雪国》的问世,标志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他曾应关东军的邀请到我国东北、华北等地采访,但大部分时间隐居镰仓,只写了《母亲的初恋》等少数几篇作品。

战后，他除续成《雪国》的后两章以外，还写了短篇《重逢》、《水月》以及中长篇《古都》、《千只鹤》、《名人》、《舞姬》、《睡美人》等。与此同时，他积极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一九四七至一九六五年任日本笔会会长，一九五八年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由于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一九五三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一九六一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六三年被任命为艺术院文学部部长。此外，一九五七年他还获得西德政府颁发的“歌德金牌”，一九六〇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艺术文化勋章。一九六八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康成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作家。他的作品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类，一类是描写自己的孤儿生活和初恋失意，流露了孤独和哀伤的情绪。一类是反映社会底层人物，主要是下层少女的悲惨遭遇和爱情生活或贫苦女艺人、艺术家对艺术的探求，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另一类是表现病态的性爱，颓废色彩极为浓厚。

本书所收的《伊豆的舞女》和《雪国》是他第二类作品的代表作。这两篇作品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受损害的艺妓、旧时代的女艺人、身份卑微的女侍者的悲惨命运。作者把自己的关注、同情与哀叹，都给予她们，写了她们的辛酸身世和纯洁爱情，还写了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者对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试图从中揭示她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女性的美好心灵。

川端在这两篇作品里着意写到了艺妓的爱情。但是，他写的爱情，很少有欢乐和甘美，更多的是凄苦和辛酸，常常是通过她们曲折的爱情，来反映她们的坎坷生活。作者把《伊豆的舞

女》中的“我”与舞女之间所萌生的纯洁的友情、朦胧的爱恋、不时流露出来的哀伤的感情，以及他们彼此的尊重、信任和同情，都写得十分真切动人。《雪国》中的驹子为生活所迫，沦为艺妓，遭到社会的无情践踏，她所渴求的只是普通女人应该得到的正常生活的权利和爱情，爱自己之所爱。她这种对生活和爱情的态度是坦荡的，也是纯真的。作者正是抓住她果敢地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做人的权利，来展示她的美好的内心世界的。可以说，她对岛村的爱恋，实际上是对朴素生活的依恋。但是，她既然是艺妓，她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对于自己受凌辱、受蹂躏，有时认识清楚，感到万分痛苦，而认真地追求和充实自己的生活；有时又自暴自弃，觉得无可奈何，生活在纸醉金迷之中。所以她的苦涩的爱情，正是她的辛酸生活的一种病态的反映。当然陷入这种处境的妇女想要追求纯真的爱情，在现实中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作者就将爱情变得朦胧、虚无，融入痛苦与哀伤、或虚幻的世界中去，追求一种理想的、极致的、实际上不存在的爱，岛村就是把驹子的追求看作“徒劳”，觉得“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

川端在后期的一些作品里，竭力从虚幻的世界，抽象的环境和孤独的人生中去寻找所谓官能的享受。笔下的人物也不再是下层少女，而是换成了颓废的“精神贵族”。他通过上层男女老少之间、近亲之间乃至老人的变态性爱，来表现瞬息间的感觉、受压抑的官能和颓废的情绪，把社会的污秽与丑恶，以及人生的邪恶都当作艺术的美来描写，他的《千只鹤》就集中表现了这种腐朽的情欲和违背人伦的不道德行为，反映了作者没落的思想感情。这是川端康成在文学上的一种堕落，至少也是一种倒退。

川端康成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上。

日本文学自《源氏物语》以来就形成了自己传统的美学观念，其基本精神是“幽情”，即认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也就是一切不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本居宣长：《玉小栉》）日本古典文学始终贯穿着纤细、含蓄、感伤、清淡而纯真的格调，非常注意捕捉最感人心灵的悲哀情绪。这种审美的情趣有相当长久的延续性。川端就继承了这个传统。他的作品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温柔的伤感，淡淡的哀愁，但其中有着一种浓郁的艺术气氛和特殊的艺术风格。他常常把“悲”与“美”紧密联系，并融合在一起。《伊豆的舞女》中的舞女，《雪国》中的驹子，无不是在悲与美的统一中加以塑造的。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和微妙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们单纯的悲喜，复杂的悲喜和特殊的悲喜。

日本古典文学中人物心理刻画之细腻，感情表露之纤细，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特色。川端康成继承了这个艺术传统，但又有其独到之处。他非常重视描写人物的感情和心理活动，全力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比如在《雪国》中，作者对驹子的肖像、动作和环境都是使用白描手法，笔墨简练，不加烘托，而心理描写则是从人物的主观感受出发，还常常掺杂一些哲理性议论，以抒发他们对人生真谛和社会风习的看法。对于驹子那种在爱情与痛苦里挣扎煎熬的矛盾心理，不仅写出她的性格，而且深化对她的心理活动的剖析。作者在《伊豆的舞女》中对于“我”的朦胧的爱恋所表现的心理状态，更是刻画得细致入微，真切准确，带有浓厚的抒情性。

川端还充分调动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四季感”的艺术手段，以景托情，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气氛，将人物的感情突现出来。《雪国》和《古都》就把自然写成一个伴随着感情的旋律，使人物

的感情和自然的美融合得天衣无缝，造成一种优美的意境。《雪国》对雪夜景物和银河下雪中火灾现场的记述，对雪国初夏、晚秋、初冬的季节转换、景物变化的描绘，以及对镜中人物的虚幻感觉的着笔，都移入人物的感情世界，以托出岛村的哀愁，驹子和叶子的纯洁。有关旭日东升时映照着山上积雪的镜中的驹子那段描述，更是显出驹子“无法形容的纯洁的美”，而且注入了驹子昂扬的感情。《古都》以京都的春夏秋冬、山川草木来衬托人物的幽情，表现出千重子和苗子这对孪生姐妹的悲欢离合，以及人世的寂寥之感。同时又以她们对外界事物的主观感受，来展示四季时令的推移，透视她们的不同心理和性格特征。可以说，自然景物的灵光，已渗透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感情和自然、心理和客观描写的契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川端在不少作品中，还借鉴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他根据联想来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使联想范围扩大到心理世界中去；同时又保持着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坚实、严谨和工整的格调，抓住了根本性的意识，用理智加以制约，使自由联想不是任意驰骋，而是有层次地展开；使意识跳跃，但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条不紊地行进；联想与意识相互结合，彼此协调。《雪国》用两面镜子作为跳板，把岛村诱入回想世界，他从夕阳映照下的火车玻璃窗中偶然窥见叶子的脸庞，于是揭开故事的序幕，引起了扑朔迷离的回忆。到了雪国，他从白昼化妆镜照出的皑皑白雪里，看见驹子通红的脸，又勾起对映在火车玻璃窗上的叶子的脸的回想。岛村同驹子的关系无法维持，快要离开雪国，故事本可结束，但突然加进一个“雪中火灾现场”，利用火的破坏力，把现实又带回梦幻世界，这时再次出现镜中人物与景物的流动，增加了意识流动的新鲜感。作者借助联想，进一步唤起岛村对驹子和叶子的爱恋之情，而驹子和叶子的内心世界又常常是在岛村的意识流

动中表现出来的。岛村的憧憬流动于镜面上，而镜子却是属于遥远的世界。这表明驹子和叶子都是好色的岛村的感觉所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联想的跳跃与严密的结构，使故事的发展时而从现实世界转到梦幻，时而又从梦幻回到现实世界，使作品既有现实感，又有虚幻感，既实又虚，虚实结合，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

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往往含有两重性。在思想内容上，有基本健康、明朗的一面，也有颓废、灰暗的一面。就是同一篇作品也是如此。在表现手法上，有朴素的写实、坚持继承与借鉴相结合的一面，也有全盘否定或无批判地继承传统以及盲目追随西方现代主义的一面。川端这种矛盾的创作思想和手法的形成，无疑有其时代、阶级和个人的因素。川端的家庭环境和他在爱情上所受的挫折，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对人生的虚幻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他走向社会、登上文坛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动荡激变之中。一九一八年的“夺粮暴动”、一九二〇年的经济危机和一九二三年的关东大地震相继发生，形成大正末期、昭和初期大混乱的局面，大大地动摇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根基。另一方面，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无产阶级文学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但不久就遭到日本法西斯的残酷镇压。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无政府主义、唯我主义、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应运而生，西方战后贪图瞬间快乐的风气也逐渐侵入，使日本传统的伦理观和文化观受到很大冲击，同时震动了川端孤独、脆弱的心，打破了他追求小资产阶级安逸生活和稳定地位的迷梦，他感到不满、恐惧和彷徨，产生了消极、绝望和厌世的情绪，最后企图借佛教来摆脱个人的苦闷和烦恼，寻找某种慰藉和寄托。因此，对川端的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的分析。那些思想倾向基本健康、艺术有可取之处的，可以供我们欣赏和

借鉴。对于其唯心主义哲学和虚无的思想，特别是某些阴暗、颓废、没落、荒谬的东西，则应该加以否定和摒弃。

叶渭渠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北京

## 目 次

伊豆的舞女 .....	1
雪国 .....	29
千只鹤 .....	141
千只鹤 .....	143
森林的夕阳 .....	169
志野彩陶 .....	189
母亲的口红 .....	205
双重星 .....	227
古都 .....	255
春花 .....	257
尼姑庵与格子门 .....	273
和服街 .....	291
北山杉 .....	310
祇园节 .....	329
秋色 .....	350
松林的翠绿 .....	370
深秋的姐妹 .....	393
冬天的花 .....	407

# 伊豆的舞女

叶渭渠译



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快到天城岭了。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

那年我二十岁，头戴高等学校<sup>①</sup>的制帽，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肩挎一个学生书包。我独自到伊豆旅行，已是第四天了。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登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重叠的山峦，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我的心房却在猛烈跳动。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这时候，大粒的雨点开始敲打着我。我跑步登上曲折而陡峭的山坡，好不容易爬到了天城岭北口的一家茶馆，吁了一口气，呆若木鸡地站在茶馆门前。我完全如愿以偿。巡回艺人一行正在那里小憩。

舞女看见我呆立不动，马上让出自己的坐垫，把它翻过来，推到了一旁。

“噢……”我只应了一声，就在这坐垫上坐下。由于爬坡气喘和惊慌，连“谢谢”这句话也卡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了。

我就近跟舞女相对而坐，慌张地从衣袖里掏出一支香烟。舞女把随行女子跟前的烟灰碟推到我面前。我依然没有言语。

舞女看上去约莫十七岁光景。她梳理着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大发髻，发型古雅而又奇特。这种发式，把她那严肃的鹅蛋形脸庞衬托得更加玲珑小巧，十分匀称，真是美极了。令人感到她活像小说里的姑娘画像，头发特别丰厚。舞女的同伴中，有个四

---

① 高等学校，即日本旧制大学预科。

十出头的妇女、两个年轻的姑娘；还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汉子，他身穿印有长冈温泉旅馆字号的和服外褂。

舞女这一行人至今我已见过两次。初次是在我到汤岛来的途中，她们正去修善寺，是在汤川桥附近遇见的。当时有三个年轻的姑娘。那位舞女提着鼓。我不时地回头看看她们，一股旅行的情趣油然而生。然后是翌日晚上在汤岛，她们来到旅馆演出。我坐在楼梯中央，聚精会神地观赏着那位舞女在门厅里跳舞。

……她们白天在修善寺，今天晚上来到汤岛，明天可能越过天城岭南行去汤野温泉。在天城山二十多公里的山路上，一定可以追上她们的。我就是这样浮想联翩，急匆匆地赶来的。赶上避雨，我们在茶馆里相遇了。我心里七上八下。

不一会儿，茶馆的老太婆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去。这房间大概平常不用，没有安装门窗。往下看去，优美的幽谷，深不见底。我的肌肤起了鸡皮疙瘩，牙齿咯咯作响，浑身颤抖了。我对端茶进来的老太婆说了声：“真冷啊！”

“唉哟！少爷全身都淋湿了。请到这边取暖，烤烤衣服吧。”

老太婆话音未落，便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她的起居室去了。

这个房间里装有地炉，打开拉门，一股很强的热气便扑面而来。我站在门槛边踟蹰不前。只见一位老大爷盘腿坐在炉边。他浑身青肿，活像个溺死的人。他那两只连瞳孔都黄浊的、像是腐烂了的眼睛，倦怠地朝我这边瞧着。身边的旧信和纸袋堆积如山。说他是被埋在这些故纸堆里，也不过分。我呆呆地只顾望着这个山中怪物，怎么也想象不出他还是个活人。

“让你瞧见这副有失体面的模样……不过，他是我的老伴，

你别担心。他相貌丑陋，已经动弹不了，请将就点吧。”老太婆这么招呼说。

据老太婆讲，老大爷患了中风症，半身不遂。他身边的纸山，是各县寄来的治疗中风症的药方，以及从各县邮购来的盛满治疗中风症药品的纸袋。听说，凡是治疗中风症的药方，不管是从翻山越岭前来的旅客的口中听到的，或是从新闻广告中读到的，他都一一打听，照方抓药。这些信和纸袋，他一张也不扔掉，都堆放在自己的身边，凝视着它们打发日子。天长日久，这些破旧的废纸就堆积如山了。

老太婆讲了这番话，我无言以对，在地炉边上一味把脑袋耷拉下来。越过山岭的汽车，震动着房子。我落入沉思：秋天都这么冷，过不多久白雪将铺满山头，这位老大爷为什么不下山呢？我的衣衫升腾起一股水蒸气，炉火旺盛，烤得我头昏脑涨。老太婆在铺面上同巡回演出的女艺人攀谈起来。

“哦，先前带来的姑娘都这么大了吗？长得蛮标致的。你也好起来了，这样娇美。姑娘家长得真快啊。”

不到一小时的工夫，传来了巡回演出艺人整装出发的声响。我再也坐不住了。不过，只是内心纷乱如麻，却没有勇气站起来。我心想：虽说她们长期旅行走惯了路，但毕竟还是女人，就是让她们先走一二公里，我跑步也能赶上。我身在炉旁，心却是焦灼万分。尽管如此，她们不在身旁，我反而获得了解放，开始胡思乱想。老太婆把她们送走后，我问她：

“今天晚上那些艺人住在什么地方呢？”

“那种人谁知道会住在哪儿呢，少爷。什么今天晚上，哪有固定住处的哟。哪儿有客人，就住在哪儿呗。”

老太婆的话，含有过于轻蔑的意思，甚至煽起了我的邪念：既然如此，今天晚上就让那位舞女到我房间里来吧。

雨点变小了，山岭明亮起来。老太婆一再挽留我说：“再呆十分钟，天空放晴，定会分外绚丽。”可是，说什么我再也坐不住了。

“老大爷，请多保重，天快变冷了。”我由衷地说了一句，站了起来。老大爷呆滞无神，动了动枯黄的眼睛，微微点了点头。

“少爷！少爷！”老太婆边喊边追了过来，“你给这么多钱，我怎么好意思呢。真对不起啊。”

她抱住我的书包，不想交给我。我再三婉拒，她也不答应，说要把我直送到那边。她反复唠叨着同样的话，小跑着跟在我后头走了一町远。

“怠慢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会好生记住你的模样。下次路过，再谢谢你。下次你一定来呀。”

我只是留下一个五角钱的银币，她竟如此惊愕，感动得热泪都快要夺眶而出。而我只想尽快赶上舞女。老太婆步履蹒跚，反而难为我了。我们终于来到了山岭的隧道口。

“太谢谢了。老大爷一个人在家，请回吧。”我说过之后，老太婆好歹才放开了书包。

走进黑魃魃的隧道，冰凉的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前面是通向南伊豆的出口，露出了小小的亮光。

## 二

山路从隧道出口开始，沿着崖边围上了一道刷成白色的栏杆，像一道闪电似的伸延过去。极目展望，山麓如同一副模型，从这里可以窥见艺人们的倩影。走了不到七百米，我追上了她们一行。但我不好突然放慢脚步，便佯装冷漠的样子，赶过了她们。独自走在前头二十米远的汉子，一看见我，就停住了步子。